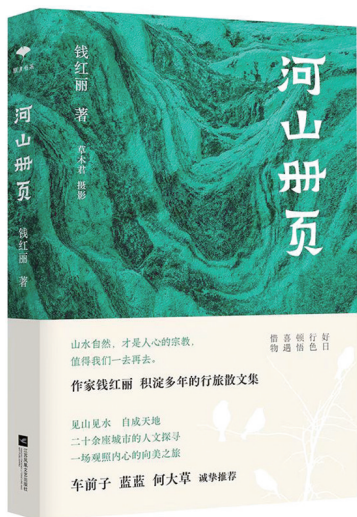


是寻访，亦是修行

江少宾

叫父亲太沉重

王振羽



《河山册页》
钱红丽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钱红丽是一位辨识度很高的散文家。她文字细腻，清新，平白如话，却又直抵人心。她写诗经别意，写童年的乡野，写植物，写日常，娓娓道来，极少华丽的辞藻，字里行间尽是烟火气。在她的笔下，万物有灵，山川草木皆有神性。

风格即人。久负盛名的钱红丽，是一个对生命有慈悲心、对文字有敬畏心的人。

《河山册页》是她新近出版的记游类随笔，所到之处，既有桐城、岳西、凤阳、青阳等皖地小城，也有杭州、成都、大理等旅游胜地……这些烂熟的地方，如何写出新意？

“去崇圣寺。这座作为大理标志性建筑的寺庙，太过著名。若照着资料，再复述出来，难免平庸。无论置身何处，心眼在场，便够了。崇圣寺有多高，建于何年，毁于何年，重建于何年……我不大上心。”（《一详大理》）她上心的，是梵音邈邈，“神灵一般轻轻将灵魂唤醒，再拂去尘埃，将你还原成一个初涉世的孩子，在那里哭泣……”一切景语皆情语。钱红丽在山水自然中感受到的，并不是人人都能看见的风景，而是那些能唤醒灵魂的部分。在她的笔下，我们自然能看到不一样的风物，但更多的，还是俗世里那些小悲欢、小温暖。比如在荒凉的小寺，遇见一位大姐，仿佛故交，“临别，我抱抱她，轻声道谢。急走几步，回头，她依然站在原地。”比如在路边杂货店，守店的年轻人刚刚开门营业，他说，你坐一下，我烧水泡杯茶给你。这些质朴的人情之美，既温暖着羁旅中的钱红丽，也使她的笔下，添了一抹抹动人的亮色。

因此，《河山册页》并不是走马观花式的游记，而是一部寻访之书。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众声喧哗。山河孤旅。

她不止一次遇到童年，“众人酒过三巡，忽然想起什么，拿一只空碗去灶房，舀一碗锅巴汤，捧着这碗飘拂着稻米焦香的米汤，像捧着我的整个童年，小心翼翼地穿过嘈杂人群，来到桌前，把它静静喝

下去，无上满足。”童年记忆和乡村生活是钱红丽散文的两个重要母题，她念兹在兹，像大地上的苦吟诗人，挽歌声声里，是一个个渐行渐远的背影，是渐行渐远的农耕文明。“三十年往矣，不免起了乡愁。”她的乡愁既是具体的，也是抽象的，与其说她是在怀念枞阳乡下那座日渐荒芜的小村庄，还不如说她是在怀念那段一去不复返的童真岁月。

她不止一次遇到菜市（在她看来，那里有生活的根部），“有人低头在剥黄泥笋。褪去外皮的笋身，鲜嫩润白，仿佛有光……”“蹲鱼摊前，与老人闲话，忽然想起外公了，他但凡搞点鱼虾，也拎去菜市售卖——无数个淡淡鱼腥味的清晨，重新复活，亲切而又心悸。”活活泼泼的，如在目前，多么生动！她终究还是放不下，一路寻访，但，童年和故乡都无法抵达，来去皆茫茫。

短暂的逃离，她经常是困厄的，困于落花之美，流年之殇，羁旅中的灵魂无处安放……她有意识地与立身的时代保持一段距离。她的文字是后退的、向内的，形式上趋于现代，意蕴上归于传统。多年如此。这份持守，在当下的散文写作阵营里极为罕见。

她在异乡的路上遇到曹操、李白、王维、苏东坡……她情不自禁地收住急匆匆的脚步，生命获得了一种宗教般的短暂的宁静。也只有他们，山水自然一样，犹如神启。“人生天地间，原本物我隔膜着，人只有等到心中有了痛意，才会将目光转向自然，慢慢地，化一颗心于天地间，慢慢物我相融于一体了，后来的王维山水诗里，简直没有了人，唯有天地自然。人到哪里去了呢？融入山水自然中了。”（《秋风吹过永嘉》）这是直抒胸臆了，或许也可以算作她寻访的初心。她隔空致敬的，是曹操、李白、王维、苏东坡……又何尝不是另一个自己？

她一次又一次想给他们写信，收信人，其实都是钱红丽。

她文字的好，得益于丰厚的人文素养，也来自于充盈的人生阅历。她是那种细水长流的作家，又严于律己，像深谷幽林间一脉清泉，淙淙流淌，终年不绝。她的文字太熨帖了，宗教般虔诚，直往人心里去，又通透，又深情。《河山册页》里，少了青年的孤愤，质朴的文字背后，随处可见人间冷暖、中年况味，尽显传统文化濡染的底色。

静水流深。她的文字是活出来的，有岁月的包浆，散发着老玉般温润的光泽。

在她，写作是一种修行。寻访亦如是。寻访的过程便是涅槃的过程。她在文字里与命运和解、与自己和解，心无旁骛地，一步步趋向自我完成。

有关父亲的文学书写，实在是太多太多。我们知道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傲慢与偏见》中养育了五个女儿的父亲、《杀死一只知更鸟》中的父亲律师，当然还有威廉·福克纳的《押沙龙，押沙龙》，而远在美国纽约的张宗子特别喜欢马里奥·普佐的《教父》。实际上，《权力的游戏》中的父亲形象也很丰富别致而令人难忘。但叶兆言的《通往父亲之路》虽然不是长篇巨制，但因其内容的独特，叙述的别致，情感的多元，还是颇有可圈可点之处。

叶兆言的《通往父亲之路》，虽然沿袭了他小说一贯风格从容优雅娓娓道来，笔下的人物往往是雅人风致仪态万方斯文高标不同流俗，颇有玉树临风的清流宛在，叙述的语态甚至也不无随笔化散文文化的意蕴在，但《通往父亲之路》所告诉我们的“父亲”张希夷却有点特别，不大合乎一般人惯常的想象。看张左的父亲“张希夷”这样的名字，似乎就有意无意地传递出钱钟书《围城》甚或吴敬梓《儒林外史》中的一种“儒林”气息，对于与张希夷同龄的这样的一代人，或者称之为读书人、知识分子，作者实在是太过熟悉与了解了。作者的熟悉洞察并不仅仅是从上辈人中听来的无法见诸于文字的逸闻趣事，更有他在浩如烟海的字里行间内所触摸到的秘辛旧事人性幽微，我们从作者摇曳生姿颇具规模的散文随笔中就能领略到这样不同他人的风采与见识，当然还有深切的感受与体察。但非虚构文字毕竟有其局限性与不方便之处，大致是出于这样的考量，他要以虚构的方式来说“张左”的父亲张希夷这样的一代人，解剖与讽喻的意味若隐若现。作者对张希夷的父亲有点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只是说到了张希夷的爷爷“张济添”，这个张济添是张左的外公魏仁的老师，是一位有着真学问的人，是科场的三鼎甲呢。叶兆言笔下的张希夷有着两次正式的婚姻，张希夷与魏仁的小女儿魏明韦生下了张左。因为时代的原因，大致也有性格的因素，非常追求进步的魏明韦与张希夷离婚后嫁给了一位根正苗红的“陆师傅”，而张希夷则另组家庭与一个有一女儿的演员吴姨重新结合。

张左在这样的夹缝中与自己的外公外婆生活在一起。令张左大惑不解的是，张希夷为何会在晚年时来运转特别吃香居然成了“国学大师”“书法大师”“学术泰斗”？在张左看来，张希夷虽然有着探花郎的祖父，也翻译过一位政治人物的传记，但毕竟是半路做学问根底很浅怎么就会被吹上了天？这样的局面，这样的半真半假，让张左大惑不解如坠云里雾里。这样的人物塑造，这样的和盘托出，就有点别样的意思了。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讲述父子冲突、严重对立到最终的彼此和解，握手言欢，涣然冰释。虽然，张希夷高寿近百年，但



《通往父亲之路》
叶兆言 著
译林出版社

已经做了爷爷的张左瞩望自己的父亲，还是有点琢磨不透，百思不解。

《通往父亲之路》主要笔墨集中在书写张希夷与张左的父子关系，但这样的父子关系的或疏或淡的彼此磨合，给张左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有一次难得的机会去乡下看望在那里劳动改造割草养牛的父亲，还有就是张希夷与自己前岳父的频繁通信多方请教。魏仁在内心里还是把张希夷当作自己的女婿而对颐指气使的后女婿陆师傅有点气息不合看法不同难以相处呢。张左更多的精神滋养来自于魏仁与外婆。外婆让他晾晒衣被，外公教他习练书法，点点滴滴，润物无声，从某种意义上说，外公魏仁才是他张左真正意义上的精神父亲。似乎是城市研究专家刘易斯·芒福德说过，每一代人总是反抗自己的父辈但却总和祖父那一辈人交上朋友。张希夷的缺席，有着这样那样的原因，自然不能一言以蔽之。但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之下，有时代的大气候，也有家庭的小气候，张左也逐步成长起来了。张左对吴姨的女儿素素曾经有过朦胧的情感，但最终还是与卞敏霞成为夫妻。虽然这样的夫妻也没有走到头而做鸟兽散，但两人毕竟有了一个儿子张卞。张左的名字似乎已经很潦草了，张卞这样的名字则更为直白明了，自然又是一代人的生活开启。岁月无情，时光荏苒，张左也做了父亲，但他与儿子的关系又如何呢？作者着墨不多，大概属于单亲家庭中的正常情况吧。做了父亲甚至做了爷爷的张左，再来看自己的父亲张希夷，他不无感慨：“通往父亲的道路太漫长，张左发现他从来没有真正走近过张希夷，有时候走得很近，感觉越远”。张左甚至不无自嘲地感觉到，“张左现在只剩下一个身份，这就是国学大师张希夷的儿子”“与父亲有关的书编得越多，他越觉得不了解张希夷”。

加西亚·马尔克斯说过，男人之所以知道他老了，原因在于他开始看起来像他的父亲了。叶兆言的《通往父亲之路》在中国的文学长廊里奉献了一位别具一格名实难副的父亲形象，这个“张希夷”还真是很值得琢磨考量的一人啊。

